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別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 集部

山谷別集卷七

宋 黄庭堅 撰

疏

聖節功德疏 祭醮青詞

玉山祈雨文 智海禪院大殿功德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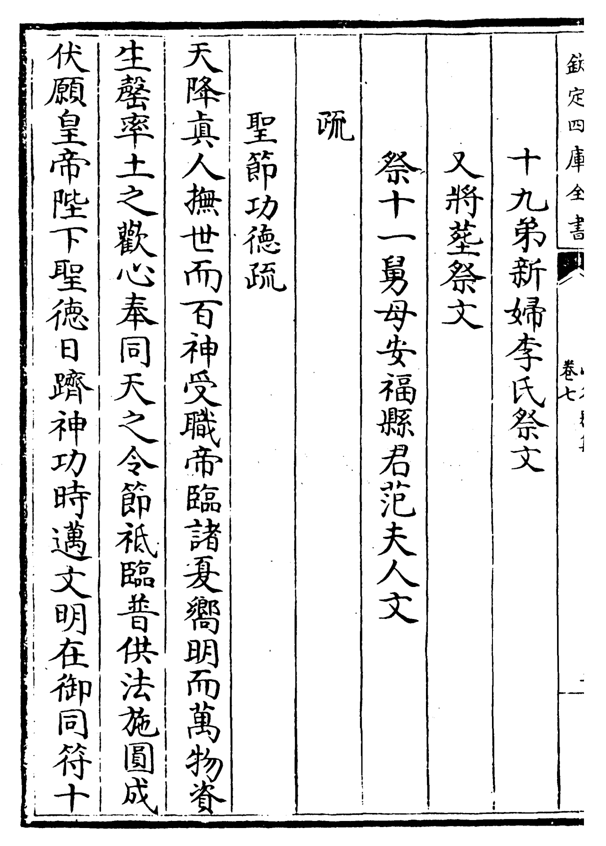
智海塑造佛殿功德疏

慧林修寢堂僧堂疏

和州褒禪溥長老開堂疏

請黃龍慶老疏
代蘄魏公以因聖寺為報親院請主僧疏
雲巖律院打作十方請新長老住持疏
華嚴修造疏　慧林齋僧疏
乞浴疏　青城山方廣院求化疏
為僧求化三衣疏　乞冬炭疏
黃龍山設浴疏　設浴口語
祭文

祭司馬温公文
祭司馬諫議公休文
祭外舅孫莘老文
將塟叔父給事祭文
代四十五弟祭伯父給事文
叔父十九先生祭文
代祭王朝議文
母壽光縣太君祭非熊文
代兄祭非熊文
祭圜明大師文
彭城叔母祭文
祭樂夫人文
十八弟新婦裴氏祭文



十九弟新婦李氏祭文

又將塟祭文

祭十一舅母安福縣君范夫人文

疏

聖節功德疏

天降真人撫世而百神受職帝臨諸夏嚮明而萬物資生罄率土之歡心奉同天之令節祇臨普供法施圓成伏願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功時邁文明在御同符十

方之尊福禄來崇茂對三祇之永

祭醮青詞

惟上帝垂高明之鑒於萬物有父母之心日月照臨不漏絲髮雷霆作解滌除咎愆齋戒之誠物或微於一勺疾痛之苦聲必達於九關雖三災彌綸俯存行業而一心懺悔仰望慈雲伏惟左右萬靈清明同德普垂孚祐曲庇餘齡

玉山祈雨文

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告於玉山之神作鎮此邦能出雲雨食口十萬實依神休乃六月交稻方水耨旱乾無澤西南其風雨將愆期民則無歲怨嗟盈野豈神本心其職思其憂敢用控告神其呼吸明晦風馬雲車行天作霖百里多稼𦨇民報事豈不休哉

智海禪院大殿功德疏

華嶽三峯基從累土舳艫千里源發濫觴積之豐屋蔀家求者繫風捉影及此天臨日照誰不舉手低頭大衆

今日一會還當得佛事也無若道當得為甚麼諸人開眼不見佛若道當不得太平上座草鞋擬笠踏破紅塵可不是佛事朱祁居士及諸檀越信手拈來盡成金碧可不是佛事堂中清衆鬚除補洗之餘化為天蕪陁饌可不是佛事雖然諸人各各將來杓柄輸他典座不可酸䶢裹䶢不著不托裹撥不著去也直須刬地成紅三就作𥜐臘月二十二特地滿城春晨鐘暮鼓兩足尊千秋萬歲聖天子謹疏

智海塑造佛殿功德疏

畏鷹之鴿依佛影而清涼失水之魚聞法音而解脫故此如來名相皆為入道門庭但能隨喜莊嚴悉受當來記別四山相逼三界無安象教之中法檀為上

慧林修寢堂僧堂疏

百丈中天之臺基初於累土萬牛回首之木可致於通津總其成功實出衆力令此方丈之室安衆之堂取辦一時或牆高而基下閱玆十稔既上雨而旁風能令鼎

新付在檀越夫沙門者剃頭洗鉢坐夏過冬身如浮雲何有定所雖然老翁種木成陰以待後人貧女獻花遇緣不可空過

和州褒禪溥長老開堂疏

法法不隱藏諸佛尋常出現人人自具足祖師所以西來止為門外貧兒天然外道自無分珠宮貝闕只認得馬後驢前要須本色衲僧指出現前佛性慧空寶剎舊店新開竊聞長老溥公櫝玉藏輝自埋於俗法雲澍雨

今正其時水是水山是山提起雲門拄杖行即行坐即坐截斷袞禪脚跟不惟驚法海之魚龍亦以潤太平之草木

請黄龍慶老疏

大乘講師面牆頓教小根魔子裡販如來邪法崢嶸如惡乂聚正宗淡薄如指爪泥病在膏肓藥資瞑眩況黄龍山者無生師子之窟不二旃檀之林超慧之海燕雷聲宗徒所記南老之佛脚驢手野老猶傳來坐道場屬

當先覺竊惟長老慶公提諸佛正印是衆生醫王而目視雲霄陸沈丘壑諸方勸請堅拒不回宴坐十年草深一丈是必能射不射之手為無為之功若然者三七日中能仁即非聖事五十六億慈氏不當下生伏冀開枯木之花重先祖席發窮源之水大布慈雲於此同時但沾法味

代蘇魏公以因聖寺為報親院請主僧疏

因聖得名舊矣報親自天錫之山月林扉或改衆人之

觀粥魚齊鼓豈異向時之聲舊住長老澄公透黄龍之三關用臨濟之一喝獨以道為伴侣不隨世而陳新瓶水爐香終借松楸之潤曉猿夜鶴將從杖屨之遊所冀謙先曲從勤請

雲巖律院打作十方請新長老住持疏

雲巖打作十方新長老來住道場麒麟不可捕狼驅除分付當行量才補職宜辨眞假監院庫主直是官不容針知客維那又要私通車馬首座必能伸於千夫之上

典座又須屈於萬夫之下處處積炭堆柴方可過冬過夏澆茶必須熱湯澆浴亦是嚍堂細餅飽炊飽湯麄餅去皮去糠響板木魚聲絶食桶乃可過廊不能為衆竭力典座却是大伯但知勤惰功過局頭付在典座若得冬温夏涼長老端座法堂還把家家拄杖浩歌一曲歸鄉

華嚴修造疏

遍照如來世界海寶嚴宮殿趙州古佛三十年折脚繩

床道不虚行理惟一味此華嚴禪院者昭陵皇帝百福所嚴毗盧遮那一會如此而丹青黯昧土木欹傾屬在檀那崇兹佛事夫沙門法者終日喫飯不破一米終日著衣不掛一絲縱令法席重光不動鎮州一草若有見聞隨喜功不虚捐當令大衆為白牯狸奴念摩訶般若波羅密

慧林齋僧疏

九年面壁難為作者當仁十會談經且下菩提種子若

生正念即見如來故以受持讀誦而助宗乘牀敷飯食而作佛事轉八萬經卷觸目文殊普賢營百千僧齋不擇旃陁舍利普願十方檀越同發此心

乞浴疏

掃除温室醫王開種福之田忽悟水因童子納破塵之印皆從願力登濟聖功設欲薦彼沈淪懺波羅夷罪或為祝延喜慶作阿彌陁因即布七淨之花具功德一滴之水普遍莊嚴仁者俱能發心如來無不實悟

青城山方廣院求化疏

方廣道場昔香林遠公常於此處大作獅子吼今楊岐之孫純公應緣出現照破野狐窟此兩箇没用處漢是平等無心道人鐘鼓之音震驚百里粥飯之供蔭覆十方凡為當來龍華三會聽法之人隨喜結緣物無多寡經云供養阿羅漢千人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如來妙語真實不虛汝等施心功德無量

為僧求化三衣疏

一人若披佛衣三族不墮地獄所以捨在家煩惱縁受檀那清淨施攝十方同入正念雖萬金不枉秋毫隨意必能生喜知恩決定報恩

乞冬炭疏

道人家風滴水滴凍坐則蘆穿膝立則雪齊腰雖然凡聖同居事無一向要且拆籬補障共過三冬一句曲為諸人遇縁不可空過

黄龍山設浴疏

二月十二日山谷道人施清衆温浴一堂金粟老人道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花浴此無垢人且道無垢人又浴箇什麽於此薦得不妨冷暖自知其或未然請問木皮居士

設浴口語

根塵不偶空水無依從本光明誰為垢淨我今施茲八功德水浴此大修行人處婆娑界中順如來法事然願同袍衲子隨喜白衣皆嚴妙觸之華不染戒香之印受

斯法施介我壽祺恭惟大覺證知

祭文

祭司馬温公文

嗚呼篤生温恭不愧於屋漏守死忠藎可薦於神明惟天下信公不疑惟公以天下自任三后在上照知赤心兩宫臨朝眷倚黃髪四海岌岌未知息肩公執樞機重宗社於九鼎公定國是決興喪於一言所進忠賢拔茅連茹其去姦佞跡無遺根涇渭洞明凜乎太平之漸雖

楊太尉晚慕而志愈篤山司空中立於朝甄拔人物楊文簡扶挾以對延英汾陽徹樂中丞毀堂崔文正肩輿至中書除吏八百考公名實可謂兼之嗚呼朞月之間經營見效如此尚假日月汔觀崇成如何彼蒼殲我哲輔百身可贖誰不願然謂天不慈以公雨泣惟時訃聞兩宮震動帝臨明堂受釐不賀未足以盡哀公之志上公開國襚以貂蟬未足以盡顯公之心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爰輯斯文為天下慟悲不能詞公尚饗之

祭司馬諫議公休文

嗚呼公休重厚而明惠和而清小心畏義臨淵履氷學問醇一宜在君側執經二年獻納是力内行孝恭金玉其躬廩粟笥衣惠於九宗昔文正温公弼亮二聖勤勞而隕遺我後慶補袞之闕再有王命曰其忠清獨似先正公休盡瘁不敢告勞輟食賜金尚其能朝太醫技殫疾殆不起聘醫於魯魯有老李醫稱耋老不能千里民勸就馬曰吾相之子九月訃聞兩宫驚歎秩諫大夫寵

銘其旌不忘忠清又厚賻之其丘其孤俾調護之朝思良臣士哭畏友嗚呼吉人胡不黄耈銘旌飄飄無復平生祖行以觴有淚縱横

祭外舅孫莘老文

嗚呼萬物沄沄隨川而東金石獨止何心於逢天地雷雨草木爭長松栢不春以聽年往惟公豈弟而勇沈足以制羣輕之命重遲而志厚可以寄不御之權若拙也而巧於慎獨之行若訥也而辯於得意之言孝友蒸蒸

内行玉雪律貪敦薄無有玷缺心醉六經仕則面牆公為郡邑禁止令行往在熙寧弼臣造膝誣公懷姦不工應卒公蹈其機穽乃自陳人言公枉我則觀仁雖疾猶美如西子顰元祐初政公又大諫不忮不侵（一作陵）體國而論公於相士如九方歅遺其皮毛論其絕塵凡在縉紳多自公出轅下千里皆載稱述公侍母疾結帶三年勞勤恐憂鬢鬚皤然流落歸來公亦既病猶望公起典司國柄去歸淮南公病益侵人物渺然我憂其深二月

丁酉公擇去化厥明戊戌公亦命駕邦國殄瘁詩人永懐失二長者我心險哀我初知書許以遠器館我甥室飲食教誨道德文章親承講畫有防有範至今為則小人有親又有官箴公喪不臨歛不撫衾邇風霣涕亦隕我心維當絶絃以報知音平生斗酒同此臭味敬奠以聞其舉斯觶

將葬叔父給事祭文

嗚呼叔父躬行之節足以律貪敦薄立朝之義足以尊

主庇民雖陰功隱德潤澤天下之半於叔父之志百未
一伸歲在壬申天殲德人病不能朝牖下拖紳啓手啓
足無愧明神皜乎其白不可淄確乎其堅不可磷我欲
歸怨於人與人無惡我欲歸怨於天天既生德尚有遺
美與世作則挽車在行無淚續哭松栢降霜臨穴惴栗
我等在世百身何贖終天一觴心隕於谷

代四十五弟祭伯父給事文

嗚呼我少不天從母霜露終歲歸只又失所怙幼小近

市未聞詩書不知母慈不如烏烏越在田間瞻望千里金玉之音言提其耳手足之故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維我伯父沒身之澤尚以榮我寅負丘山幾何不墮伯父之教終不可忘入則在室升則在堂自今至於後日束身修行不瘝於官我母之慶思孝思純吉甘温凊有違斯言天實殛之酌酒隕心終天一辭

叔父十九先生祭文

嗚呼叔父孝恭慈仁足以助鄉官之化明哲淑慎足以

追大雅之風數術窮天地而談萬物之宗學問貫古今而參百慮之致先生既無求於世世亦無求於先生所以耋老詩書陸沈丘壑功烈無述文章不昭豈不悲哉昔在田里侍坐從行飽聞金玉之音實入芝蘭之室清規映俗孰能磷淄和氣格人不以聲色子弟之過不畏鄉評而恐達先生之耳邑里之訟不之公府而求直先生之庭維先生匿智韜光就陰息迹惕畏幾於數馬清慎過於辭金見賢思齊如將弗及聞人之過黙而識之

故能上下之交纖介無悔耆艾之歲宴安就閒致功巖穴之間不復經綸之夢謂當康彊百歲保我後生不圖毗凶日月遄盡誨言在耳叔父何之酌酒盈觴不見平生之笑語霣泣伏地豈其黃壤之聽聞哀哉柰何尚饗

代祭王朝議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七日戊申趙郡李氏二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故提舉朝議姨夫之靈惟君孝友敦睦刑于室家信厚忠純載在婚友

恤孤振乏設心慈仁問道好賢不邇聲色宦學自力廉能顯聞嶺南五郡去思猶在謂宜黄髪以庇本支厭世去仙中壽而止惟我女弟早乘魚軒抱攜孤孫哀疚何忍婚姻之故酌以告别皎如平生尚克來饗

母壽光縣太君祭非熊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三月壬申朔十二日癸未母壽光縣太君李氏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幼子二十四郎之靈嗚呼康州捐館汝在懷抱從我嬉戹餬口四方

以余廢孀致汝婚晚命之竒蹇趙氏不減既壯而鰥六見寒暑撣對齟齬迄以無家孑貧於天令汝暴横心摧肝裂何地寄哀白日昭昭棄我何適維汝乳母乳我三子皆不中身禍酷如此汝念乳母在後而單我尚撫之如三子存吾年七十眼暗足跌汝歸殯宫不得臨穴拊棺一慟淚盡唯血嗚呼哀哉

代兄祭非熊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正月己卯朔二十九日乙未兄

大臨以清酌時羞之奠昭告於亡弟非熊之靈爾競豪爽快才不闕二字可以亢宗聞之先親稟命不融不能中身客土風露草闕一字既陳痛我手足我哀如新我等不天安康棄養以爾同歸及茲大葬臺平之原先君所卜其杉其松窀窆以昭穆二月戊申安康祖行爾亦就次恩如平生別酒一觴有淚從橫右皆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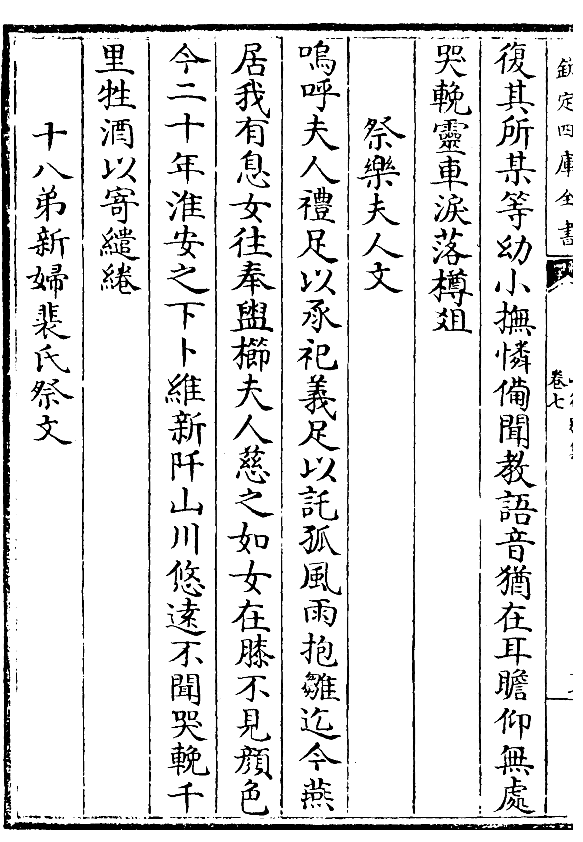
祭圓明大師文先生有與元陟贊府書中云圓明塔銘祭文中已具之者銘中更不復出也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九月甲子朔初四日丁卯山谷老人黄某敬以龍茗水沈時菓齋蔬致祭於故圜明大師無演公之靈曰嗚呼圜明萬人之傑千人之英向使為儒師友琢磨庸詎不為子雲長卿向使為吏為師為長庸詎不為翁歸張敞蚤被佛縛於師有光筆端舌本什公支郎以檀嚴佛能軒能輊不作則已作必駴世文章記問圖畫書詩人一為多能獨兼之一朝棄家天脫其羈浮江下漢訪道求師譬如蒼龍蜕其大身留體一

髮卷藏自珍往雖出家日用世濾作無義語覆不淨業行求正眼還我光明作為雷霆以雨四溟方行萬里出門折軸清明粹溫今見朽骨歸船雨泣天容涔涔我羞清供如公初心尚饗

彭城叔母祭文

嗚呼昔在叔母有齊采蘩娩德主饋人無間言娠子孝友令承几筵中身不考何罪於天天涯聞哀不能駿奔匶旌東來哭於國門遷次十年客非吾土雙井之原今



復其所棊等幼小撫憐備聞教語音猶在耳瞻仰無處哭輓靈車淚落樽俎

祭樂夫人文

嗚呼夫人禮足以承祀義足以託孤風雨抱雛迄今燕居我有息女往奉盥櫛夫人慈之如女在膝不見顏色今二十年淮安之下卜維新阡山川悠遠不聞哭輓千里牲酒以寄繾綣

十八弟新婦裴氏祭文

嗚呼夫人徽柔懿恭承親祈祈諸婦率從謂當有子以亢我宗如何不淑奄忽覯凶我與汝父兄弟朋友昔見禋祿今見柩恩情之痛倍絶倫等撫心祖行以文薦酒

十九弟新婦李氏祭文

嗚呼惟舅氏之玉女徽柔順從歸我季子家人相慶宜受象服以蕃子姓如何不淑逢此百凶兒隕於褓遂弗寤興平生家庭言不出口臨絶之音甚義而禮孰子之

美而奪其齡臨觴一哭誰不失聲嗚呼哀哉

又將莖祭文

嗚呼夫人舅氏季女黄芝紫蘭潤澤露雨選對一時歸我季深似不能言家人歸心有子不淑身亦夭横生人之痛哀可隕性昔在舅氏育我諸孤視爾兄弟粲然不殊臨喪一慟痛在手足酌酒祖行瘞此佳玉嗚呼哀哉

祭十一舅母安福縣君范夫人文

嗚呼夫人令德孝恭佐我元舅肅雍于宫柔不選懦剛

不忌克誰傳誰師金玉天質蝨斯多子扶牀坐膝笑之

怒之慈視如一夫人歸止不及皇姑事我安康進掖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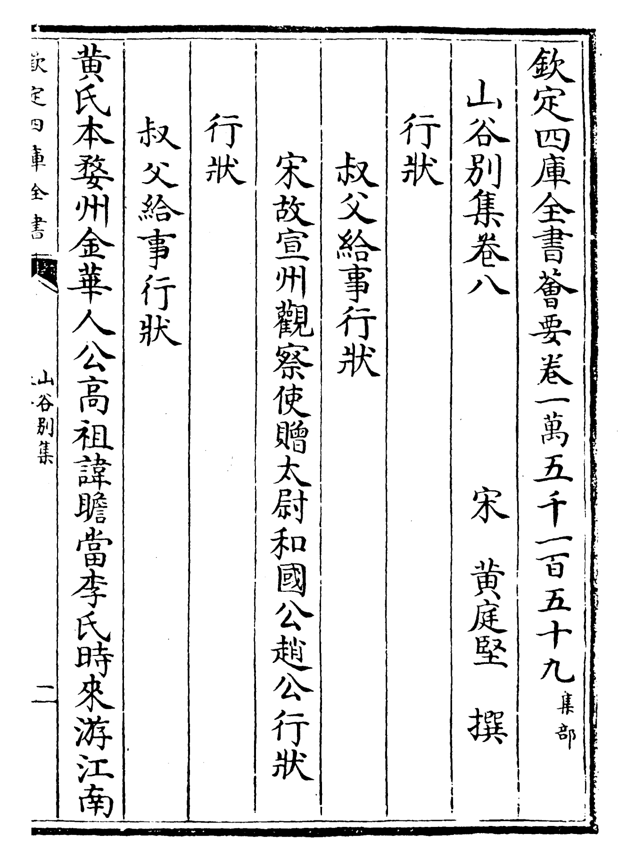
扶酒肴枕簟温凊起居婦拜姑老尊重則傲猗嗟夫人

老而克孝誰不淑壽大國楚秦孰是夫人而不中身兒

皆詩書女亦箴紩得喪秋毫彼亦何恤庭堅等來自江

南哭奠蒿塋毀瘠餘生哀深毋黨

山谷別集卷七



山谷別集卷八

宋 黄庭堅 撰

行狀

叔父給事行狀

宋故宣州觀察使贈太尉和國公趙公行狀

行狀

叔父給事行狀

黄氏本婺州金華人公高祖諱瞻當李氏時來游江南

以策干中主不能用授著作佐郎知分寧縣解官去游湘中久之念藏器以待時無兵革之憂莫如分寧遂以安輿奉二親來居分寧因埜馬公曾大父及光禄府君皆深沈有策謀而隱約田間不求聞達先禄聚書萬卷山中開兩書堂以教子孫養四方游學者常數十百已而仕於中朝多鉅公顯人故大夫公十伯仲而登科者六人凡分寧仕家學問之原蓋皆出於黄氏公少舉進士有聲場屋間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宣州司理參軍

治大獄亡慮百數無不得其情公去官老獄吏嘗竊歎息以為獄官能盡心於治獄不可欺以秋毫仁厚精密前後未見其比移虔州會昌令治公家如營私視民病如在已會昌民健訟善匿情成獄户婚事多久不決公開導教勸之待以恩意因鉤索其曲直久乃皆服其治大獄多可傳道葢世稱仁厚吏者徒茍欲生之公則不然曲折務盡其情要使不寃然後已故會昌民至今思之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鄂州崇陽縣未至丁母夫人

蓬萊縣太君徐氏憂服除江淮發運使張頡舉充勾當公事未行或薦公於王荊公荊公召至中書問免役法公以但知舊法牙規對荊公問甚悉曰能留心舊法必能辦新法矣薦於上遂為司農寺勾當公事召對便殿訪時事公對曰陛下意在惠民法非不良而患在奉法之吏多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奉法之意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恐陛下不盡察也河北郡縣被水河東河南京東西皆旱淮浙飛蝗蔽野江南疫

癘恐陛下不盡知也遂命公同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河北河東災傷賑濟道除知司農寺丞公以荒政十二為科條州縣可行者以付守令其大者或請或遂務以濟民不專於黜不職之吏立威而已歸報使事又言所見民間不便於改法者數條明白上謂執政曰黄某忠厚可使除太子中允利州路轉運判官既行就差提舉秦鳳等路折納欠負公一聽輸粟優估其直凡折納五十餘萬召為司農都丞畀時命陝西轉運司為兩路移

用常苦不足公議兩路賦入薄厚事權重輕皆不侔使者各為備邊之計偷自便而已其移運糴買勢必相傾故每告乏請復通為一路後卒如公議除監察御史裏行熈寧十年七月也公疏言一人之智不若十人十人之智不若百人此有餘不足之辨也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責兩制近臣監司郡守各薦所知一人陛下因所舉而任之於其能否成敗之際亦足以知天下之大吏所以事陛下者上用其言敕内外待制以上臺諫

官三路都轉運使至諸路轉運判官各舉才行任陞擢官一員於是應詔者百餘人公又疏言勢孤地寒遠跡下僚者既得以名聞於上願詔中書審察其能而用之則急才之詔不虚行於天下又疏言自五年以來天下水旱下户實蒙支貸倚閣之恵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穏累給併收是使百姓遇豐年而思歉歲乙定諸路舉催欠負上二等户三分收二下三等户收半仍飭官司聽民折納又言都檢正俞充結中人徼幸富

貴不宜使佐具瞻之地并言王中正任使太重恐為後憂又面論之甚切上曰人才葢無類顧駕御之如何耳公對曰雖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御故四凶在朝不廢時雍彼皆才器傑然過人任使稱意為後世慮故放殛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決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令以累卿遂充京東體量安撫公條舉百餘事大畧疏張澤濼至濵州以紓齊鄆而濟單曹濮淄齊之間積潦皆歸其壑郡守縣令能救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

倉廪府庫以振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高坵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給之皆使有粟所灌郡縣蠲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筭使吏為之道地止者賦居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故假官地而勸之耕恐其殺牛而食之故質私牛而予之錢棄男女於道者收養之丁壯而飢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卒事所活飢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

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百緡歸薦士大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也差同結絶相州獄事初相州事發於皇城卒事十九不實知雜御史蔡確鍛鍊成獄以此自媒中丞鄧溫伯御史上官均上疏論之溫伯又在經筵造膝而論確耳目長具得溫伯均所言又善伺察中人主意即論溫伯均朋黨為邪與罪人為地又任殘賊吏目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寃者輒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及上遣黃履李舜舉按狀

而因以為如前皆引服於是天子不疑確而温伯均皆得辠均猶獨上疏爭之公至未幾而具獄上矣公嘗謂子弟吾失不極論此獄甚愧於上官御史也提舉南郊事務斟酌損益為南郊式二十卷監試國子監開封進士奏增損貢舉式進士以為便巳事對便殿言近歲雖以經義取人太學諸生文章體制未能近古大率集類章句聯屬對偶風傳四方謂之新格不禁其漸文章反陋於作詩賦時乞申敕教官稍令務本以採學者之原

改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賜緋衣銀魚元豐三年權發
遣河東提點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明年秋召閱澤州
保甲補官者五十八人特改一官八月麟府軍興兼權
轉運判官又差定代州地界公條具曲折為十二寨圖
以進且言建議者以分水畫界恐地勢不能盡然啟豺
狼心失中國險固其後遼人果責分水之言包取兩不
耕地據有形勝下臨鴈門父老於今以為恨及王中正
發軍興皆用一而調二其數皆千萬計或非所急或非

所用轉運使陳安石計不知所出奉行惟力恐不辦或增調之一道騷然百姓朘剥至骨公為言主將非其人其勢必敗事而軍興雖罪死斟酌事宜使不乏而已何忍自竭根本安石字謂公夷仲安石老蒸今日但保首領歸安能顧惜待制其任國家大計葢如此公每為中正言朝廷大體民命重寄贊道其所長稍稍規之初雖樂言不以為忤及將出界取公錢鉅萬為特給中正父子多自予餘以差給凡在軍者公為言歛天下以奉一

方皆出於不得已顧更為縣官愛惜中正始怒是時隨軍使臣員二百多請託徼幸成事或父子兄弟皆在行中正已取其半莊公岳趙咸將漕隨軍公在塞内主續餽餉欲部分使臣護道路而中正所取之餘盡隨公岳咸無在者師去界已百餘里移文追之皆不報公為勾當公事孔文仲當自馳往取之夜置酒與文仲訣文仲泣曰公行軍外事不可知使臣自從軍非公責也公曰王事當計成敗豈但塞責耶從十數騎晝夜追至軍中

正等皆大驚公罵公岳咸取使臣五十餘復歸因上疏
言大軍必無功未有以善其後乞募民入粟實塞下
得以補官及一切除罪少寬近邉百姓已竭之力已而
大軍潰歸中正歸罪轉運司應副乖方且言黄某不肯
協心同力上遣御藥竇士宣薄責乖方十事公以書對
稱死罪皆實有之繼遣開封府司録喻陟就潞州置獄
安石以應副漕輓免就獄公獨對吏月餘但坐奏請張
皇降一官在職如故師出以元豐四年各降官以五年

三月是冬以絳州王達羣盗阻山横行刼畧達張紅織以入縣鎮奉詔督捕盡十二月悉捕斬之六年六月還所降官又以教保甲應格進一官詔按遏州違法透漏事至嵐石州道遇嵜嵐軍流民經畧司奏請已被旨給路糧遣還本郡而老幼二千餘口號泣於道擁公馬首自言昨以與多糴貴僦來就賤分鋤一夏麥已見穟粟已立苗顧及分田乃歸公即慰諭移嵐石州未得發遣立為奏入内侍省遞其言所問情實如此臣不敢以憂

非其職爲嫌改朝廷之成命爲罪竊惟老小二千口不得其所陛下必爲之動心聞數日遂得報可其請十月罷提點刑獄爲權發遣同提舉保甲視轉運副使八年九月詔以明年正月罷赴闕司馬温公言閒居往來陜洛間聞河東民言甚美因熟問治狀吕正獻申公亦言河東軍與邊民德公甚厚顧朝廷不盡知耳公在河東六年未嘗乞赴闕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在陜西河北獨不賜戰袍元豐末他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

官吏羣盜通行數州獨河東保甲不為犬吠之盜元祐初除尚書戶部郎中治左曹二月差按察成都等路茶事兼體量邛州蒲江鹽井利害先奏罷陸師閔所行公私甚病者乃具奏曰臣奉被使旨所至訪求利害至熟榷茶之法實有害於川陜之民蓋官司不原朝廷立法本意希功幸賞以得為多於是禁綱滋繁百姓受敝陸師閔立法最虐故取利最多上累國體下斂民怨中外臣寮所言茶事害民六科皆有事實若遽論之不若盡

以予民使園户自賣商賈自販官收税引及歇駄錢並復熙寧以前博馬市易無交易之煩無脚乘之勞抉去故敝一從私便無復可議若致詳於公私之際則先當議民其次商賈其次邊計利害各有所在也今蜀民通患幣輕錢重商旅齎攜息不償費若不捐榷茶盡與商賈則百貨未能通流脚乘未能猝備非唯園民之貨鬱滯絶其資生之路若蕃市交易萬一不繼亦足以害經久之法今若捐十一州之茶與商賈仍以川陜四路及

關中諸路與之為受茶之地宜若可以盡泄川茶以補
蜀民久困而官以善價取雅州興元府所産以贍熙秦
諸州酌中法以為邊備於理為可於是朝廷許同轉運
司盡公私之便商度立法公又奏曰産茶之地盡在川
路賣茶之地全占陝西其發至陝西六路者為綱茶摧
於川陝四路者為食茶若産茶之地除去摧賣侵刻取
息太重搜捕苛擾差雇不和配賣賒欠預俵折納濫賞
諸敝則賣茶之地隨事制宜其目有六一曰路分全占

陝西州縣又搉取京西之金州以東南望之疑若專利太多以天下觀之阜通川陝之利以備邊而不病東南則勢均矣故以熈河秦鳳涇原為禁茶舊路以永興鄜延環慶為通茶新路不禁舊路無以制蕃市不通新路無以便民欲使通塞常相權則公私可以共利二曰賣茶給歷抑配及官賣末茶今盡除宿敝又禁南茶無入陝西使川茶常不失中價則民不知搉茶之害三曰茶色不等蓋漢茶食嫩蕃茶食老雅州之名山自蘭州入

邈川至於于闐輿元之大竹自階州入歐家自河州入木波洋州之西鄉茶自河州入木波至于三耶尨谷今區別茶品以入諸路則可以適漢蕃所宜四曰價直騰踴則害馬價今以茶馬相宜以斤對寸高下適等矣因宜增損則可以制邊備之費五曰博易奪市易之權汙吏撓法法不可為汙吏廢今邊市博茶大者在馬其次金帛去貪者之害乃可以通邊市之利六曰脚乘不均蓋緣軍興脚乘踴貴故高立雇直遂以諸場所博汙濫

之物高價估折令若斟酌高下損其餘以資鋪兵則可以均力使之任幷定博馬嵗額以萬八千匹又奏𤀹江鹽事云卭鹽舊價太高已蒙朝廷權減斤為八十五錢然汙雜濕惡積敝未除今欲止絶汁淋灰土及煎膽水止用九井正水煑一色鹽用權減價為定法專用食卭州禁外來官鹽及小井鹽其汁淋等鹽八百六十二斤乙於正額除之仍寛鹽戶舊欠十分除二分卭民數十年之病於是悉除所奏皆即施行除直祕閣權發遣都

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陜西等路茶事兼提舉買馬監收公事以職事入奏落發遣字朝論以宰府官屬當得中立不倚之士為助以公不附會朝廷必廢茶法已而公私便之故二年十二月除尚書左司郎中公語子弟昨按察川陜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論者未以為然是歲遂代前官領茶馬事前日所以繩治人者皆身當之在職歳餘法無甕閡不可行者士大夫乃頗見信故知無心以制事

利害則合而聽之在人在已無間然矣初陸師閔時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掊克斂怨無所不至歲乃得二百萬緡及公將使事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也四年十月除起居郎知公者賀曰公學問文章宜任論思獻納而經營四方餘十五年從此乃得涂轍公謝曰王事內外一耳豈敢有擇耶五年六月權中書舍人九月遷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公言比歲累進官無功狀固辭不敢就職乃以修撰充陝西路都轉

運使賜紫衣金魚陜西狃習軍興帥府常侵漁歲計金帛監司為軍興時柄在帥府欲按舉則掣肘故瘠不治公痛以法繩治大府責其逋負六年十一月除給事中七年正月就職於是數月無除拜所駮奏法令二十餘事皆見聽自詔絕夏國歲賜邊臣往往邀功生事間小入鈔畧雖亡失過當匿不以聞及幸勝論功則上下相蒙以冒賞朝廷既治通遠軍上首虜不實當之罪罰金公駮奏不聽因復言今日閱實邊臣功過止用保明文

字而上功狀故不以實則無功者論賞死事者不見哀

卹軍律漸隳何以禦侮縱未特行貶黜宜自朝廷申勑

法令以懲後來五月戊子病疽甚卧家求致仕不允丙

申不幸捐館舍知與不知無不哀悼詔給賻賜有加焉

假官舍庇其諸孤下所屬調護葬事娶劉氏尚書屯田

員外郎致仕渙之女封彭城縣君先公歿十年子男四

人曰叔豹遂州司理參軍曰叔向太廟齋郎曰叔夏舉

進士曰叔敖封丘縣主簿女三人長適承務郎李逡餘

在室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讀書常自得意以為學問之本在力行所聞而已不憚改過自新善用規諫之言一言而善終身紀之其於不義小心畏避人笑其怯見義而行膽氣烈烈無不歎息平生忠信孝友自以無負於上下神祇張頡自江淮入奏計與丞相吳正憲公語東南水旱意以為病新法正憲公至上前道之已而上參問自東南來者皆曰無有有詔治語所從來頡窘甚召嘗所與往來者計之莫敢過頡者召公而公至

頡問曰計將安出公曰士大夫豈效兒女輩語人前匿之耶今所對者天子大臣嘗言之不可食未嘗言不可强服頡乃釋然用公言得罪亦不深悔公天資潔清非其義雖飲食之物不虛受也到官必推廩給圭田與前人然後就職罷官必亟解職推廩給圭田以與後人自少長行之不變及為大吏廩給於法疑必辭厚而取薄非矯揉為之心安而性服之也劉夫人沒後家事盡付諸子未嘗知有無旁無妾媵寢室蕭然惟書册而已舉

吏六百餘員必問能否不行請託其舉擿有罪小贓汙時見縱捨至酷吏殘民必擊去之在河東時過正平縣有民扶老嫗自言尉疑我竊盜笞掠我今母子共有三足指存問尉曰高士造以疑執訊此母子有實即奏罷之曰不去士造無以謝此兩母子之辜也留令司馬宏溫公兄之子右丞相范公之壻也望公薦拔公察宏為吏尚奇怪立誹謗不聽民言然及其縣吏民困於威虐皆無完膚即召宏數之曰不能改且奏罷若矣劉昌祚

知代州役壯城卒繕官舍一卒隧地死監司會議欲按其罪公曰昌祚才器必為名將諸君幸緩其小過且為諸君因行案之公至代閱昌祚吏治軍政甚修方畧耳目足辦邊事因作薦章極口稱道之故事遂已公之奏舉人皆此類也諸孤將以今年九月奉公及劉夫人之喪合葬於分寧縣雙井之臺平大夫公之墓次方求當世之君子位光顯而其言立且知公之表裏者為之銘以傳信來世庭堅越在衰削哀不能文公之遺事多所

散軼追次其在者廣記備言以待采擇謹狀元祐八年五月某日第九姪庭堅狀

宋故宣州觀察使贈太尉和國公趙公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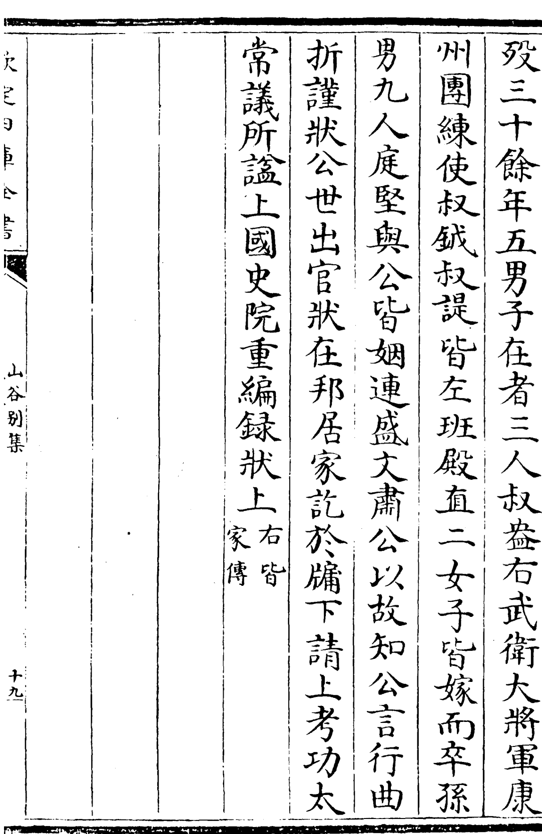
公諱克敦字公厚按屬籍公於今上為從伯祖父乾興元年母原武郡楊夫人生於秦邸天聖九年賜名授左班殿直三遷為左侍禁景祐二年圜丘禮成換右衛率府率歷右領軍衛將軍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刺史右神武軍大將軍儀州團練使左金吾衛大將軍階州防禦

使舒州防禦使宣州觀察使公天資高秀少工文藝蔚然照映宗室長而篤好經術親近師友諸儒多與之游聚書至數千卷務實求是不為嫮誇晚節淡泊刻苦隱約瞿耽之間啓手足於牖下恬漠而不亂初公在乾祐寶元中學虞世南正書為大小學第一至和中上所屬文八卷皆賜金帛勑書獎之濮安懿王判大宗正論公文藝經術為宗子表儀召試學士院院逸嘗教授秦宮與公游好去官合流鎮寓詩馬公報荅之逸率其僚數

輩屬和逸詩用漢書五行傳故事非所宜言為仇家所告捕繫詔獄坐斥逐詩未抵公而事覺公猶以所善非其人罰金由是杜門謝絶交游盡心於學其天文地理醫方書文武藝事無不通東平王蚤世事太夫人極於憂勤丁太夫人憂哀毁如不勝鄰里夜火公奉几筵以出不問家事叔父承祐家人避火繆置寳器於公輜重間弟克臻家人或匿之公家女奴與分焉公皆不知也事定其下相告於是逮治公與克臻公怡然對獄悉自

誣伏傾囊槖償之具獄當罰金九斤詔奪三官頃之大
宗正司訟公獄不直詔公具實公言火時所之誰不僥
倖有司求必得則失不辜者衆矣臣得罪不過失官也
然臣能鑄金亦未嘗用天子遣内侍馮宗道取其書鑄
作尚方不繆乃除其罪公因謝病乞致仕僦宅外居於
是賜昭德坊許公拆洗院為居第不聽公家居數上封
事言所聞民間疾苦慮或壅於上聞天子嘉納之元豐
末撰次東平王遺藳奏之手詔中書門下曰承幹父子

世有藝文在朝廷旌善與能之義宜舉褒典於是啟東平之封公舍中有藥圃蓋十年嘗再至命子弟瀹茗而已退朝燕坐不覯婦女繩牀之下足跡隱然未嘗過宗室飲不言有無禄賜入門親黨之貧者待之以炊及公捐館舍家無餘貲子叔盎貸俸錢以奉宅穸如公可謂好學樂施刻意尚行不溺於流俗者也前史稱河間獻王大雅卓爾不羣公視河間豈有愧乎公享年六十有九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夫人夏氏先公



歿三十餘年五男子在者三人叔盎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叔鉞叔禔皆左班殿直二女子皆嫁而卒孫男九人庭堅與公皆姻連盛文肅公以故知公言行曲折謹狀公世出官狀在邦居家訖於牖下請上考功太常議所謚上國史院重編録狀上右皆家傳

山谷别集卷八

山谷別集卷九

宋 黄庭堅 撰

墓誌銘

宋故通直郎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蕭君子長

墓誌銘

朝請郎郭方進墓誌銘

承議郎致仕李府君墓銘

通直郎張修孺墓銘

潘處士墓銘　章處士墓銘
青陽希古墓銘　史端臣先生墓銘
南陽黄府君夫人温氏墓誌銘
黄氏夫人墓銘　程氏夫人墓銘

墓表

蔡致遠墓表　周景和墓表
新津周君無晦墓表
李君德元墓表　楊君希節墓表

成都趙夫人墓表　智氏夫人墓表
崇德縣君司馬氏夫人墓表
宋氏夫人墓表　呂氏夫人墓表
唐元夫墓表

墓誌銘

宋故通直郎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蕭君子長墓誌銘

治平四年庭堅初仕得葉縣尉與同年生湖口主簿何

君表郊社齋郎蕭子長同歸江南登高臨遠把酒賦詩忘道塗之勞也此時子長年尚少器宇堪事矣後十年見於清江則老成重慎無少年氣矣又十年見於京師宦游雖不偶而氣不挫也又十年庭堅謫在僰道會新天子即位恩許東歸而聞子長没於河東矣子長新淦蕭氏也諱景修曾大父漢卿大父中師父訪皆隱於田間子長舉進士有聲而用妻父提點江西刑獄何若谷奏補官調臨賀尉以母憂去再調吉州司户參軍以父

憂去調平南令改宣義郎知符離縣從辟為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泛恩遷通直郎元符三年七月卒於官次享年五十有六子長毀瘠喪祭盡力既免喪弟兄欲析生而悉推與之為吏不苟簡必令中法律得民情以筭捕盜或踰年盜不發獄屢空淮泗多蝗而獨不害其稼決獄求生之蓋嘗再活死者其遇不便民事雖觸忌諱不茍止必直乃已不憚大吏也故其進官陵遲也如子長者才未試志不伸屈在下位死於中年是可哀也已

故譔而銘之夫人何氏先子長五年卒子之彥之方皆舉進士之純之邵蚤卒其二尚幼三女既嫁陳嶠徐詰其一在室之彥奉君及何夫人之喪合葬於其縣之雞冠山祖塋之次實崇寧之癸未其仲冬之丙寅也銘曰平居秩秩睟乎其不忤物遇事憤發矯乎其不可屈視其能一作才也將有上觀其文也一本無二也字將有述忽乎其顛作土室後千萬年見白日吾以斯文吐其鬱一作鬱鬱

朝請郎郭方進墓誌銘

君諱大昕字方進臨邛火井人至君之父諱紘聚徒教授於富義因家焉其家世傳初非火井人唐汾陽郡王子儀之曾孫景初為成都雙流令卒官下其子不能歸以其屬居臨邛中世在田間失譜不知至君幾世矣君既通籍故父以承事郎致仕累贈朝請郎君幼少機警能文故韓獻肅公守成都大興學學者至數千試進士以泮宮服淮夷賦君年十六考第一名聲傾西州登進士科調遂州法曹參軍以憂去服除授戎州司户參軍

果州團練判官提舉常平司辟資州軍事判官𣪘蜀人不得同郡格復歸果州遷宣德郎知成都縣泛恩遷奉議郎賜五品服以能舉再任元祐初政君以議法忤使者移蜀州永康縣遷承議郎通判達州中外諸公交章薦其材而君以朝議君春秋高願得學官以便養乃除梓州教授未至官而親捐館舍服除除泰州教授從陸師閔辟以朝奉郎充陜西路買馬司勾當公事遷朝散郎知蜀州泛恩遷朝請郎卒於郡之正寢享年五十有

六夫人榮州王氏封長樂縣君五男子曰純中三以鄉書貢於禮部曰知十以奉表賀登極授郊社齋郎曰旅百曰巳千曰時萬皆有文藝二女子適進士程萬里程攜有家集三十卷君好學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敏於文詞章刻移檄操筆立成事從言順果州比歲水害民田畜廬舍君檄嘉陵江而祠之在官四年江水平人傳其書似韓潮州移鱷魚文云其令成都忤使者而移永康士大夫以為曲在使者而不在君事親盡志居喪盡情

教士忠慤直學雅言不使阿世幸得治民平易以禮以律不為巧發奇中稱人之善覆人之過喜怒不見於顔有同母異父兄劉復性辯急十事七八不可意君事之順焉在蜀州士多從之學賴君而活者至不可勝數其啓手足召諸子教誨丁寧加趺膝上而逝其死生之際知之者乎諸孤奉君之喪塟於富義之西林乃以知縣事張剛狀君家世行治來求銘某於君皆治平四年進士也純中又從予游剛西州名士也故敘其可傳後者

為銘君蓋辛以元符三年八月巳酉而塟以某年十二
月甲子銘曰
嗚呼方進仁而多聞宜壽宜祉以介其子夭嗇其施能
不見世中襲膚美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蓋物常理我作
銘詩以小觀大以詔無止

承議郎致仕李府君墓銘

府君諱某字子平姓李氏惟安陸之李不能紀其所從
來蓋有上世為安陸人興於田間遂以貲長雄其州府

君之父諱惟清有隂德於其鄉府君晚生蚤孤而器宇閎深化居微物不赫赫驚人坐致鉅萬性無偏嗜耽翫樂信樂義喜推有餘補不足其天資也皇祐中歲大艱通判州事黄師旦以令勸分府君為之率人爭應令既而大疫死者横道又皆為之櫕櫝師旦罷官去他日道出安陸路旁得孤弃窮獨者數十人與之俱來使人召府君付之曰非君誰能活之府君欣然如受賜也平居視歲之盈虛常上下穀價貴入而賤出民仰之以不憂

未嘗乗人之急賤取人田故敗家之田多歸李氏有里姥善為生無子而夫不肖來託黄金一篋請密而願勿言久之姥夫病且死府君召證佐還之姥初驚曰無有府君不應答姥乃笑曰公大人不受我私老妾晚納一夫惰游不作業以為盡於飲博不若助公施尚可活數百人府君曰物固有幸不幸與人居老矣又忍欺之而死乎姥乃泣謝聞者皆歎息之方是時年三十餘矣諸子稍長乃命次子謀儒治家第三子通儒就學已而皆

如意士大夫亦服其知人通儒蓋登熈寧六年進士第府君及見其子為朝奉大夫開封府推官府君既以承議郎就第而大夫君請以所賜緋銀魚回授出入里中人歆羨之為人强壯未嘗問醫藥者艾不用杖扶食生飲冷如少年年八十有三乃終蓋元符三年府君七子宗儒早卒長子道儒次則謀儒次則大夫君次師儒純儒景儒埜府君於其縣之進賢里青木之原夫人趙氏追封壽光縣君繼室閻氏追封永寧縣君皆祔焉實其

年某月日府君五女以序嫁進士鄭槃俞橐王洞其二在室孫男女二十有三人曾孫女十有八人其婚嫁皆擇門戶問家法不問富也大夫君之子㥾妻庭堅之兄女以婚姻故來乞銘銘曰

富者怨之府補貧振窶使得理所君以譽處盈者道之忌挹茲注彼來亦不已君以傳世薰然慈仁有子似之匪其身之繁其子孫而安樂之太平之鄉進賢之里青木之原塋從先子

通直郎張修孺墓銘

君諱公邵修孺字也蜀州江原人自其上世傳為漢留文成侯張良之遠孫良之侯於留傳國至子不疑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内史而國除家稍湮替至晧為漢司空又顯於良為六世孫實興於犍為武陽塋於河南晧子綱為御史在漢安時所遣八使中上奏梁冀有無君之心凡十五事冀以為言直不敢害出為廣陵太守有異政卒廣陵而歸塋犍為其後絶譜君之居江原六世矣

曾大父延禕大父文正皆不仕父中理郡中推其學行舉遺逸不起就拜將作監主簿累贈太常博士生七子皆舉進士入仕者五人長公裕最知名君於兄弟中號為孝友才器能任事而得仕最晚初調昌州大足縣尉舉瀘州瀘川縣主簿閬州蒼溪令用提舉茶事程之邵舉遂州觀察支使知雅州名山縣改通直郎知盧山縣以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卒於家享年六十八卒之明日盧山勅乃下君雖在下位遇事不姑息務盡道理以律

令與民情權其重輕為佐以功歸於令為令以功與其
佐其摘吏姦伏不可請賕清民逋負不可沮止皆有事
實至今大足瀘川問吏民能道之君在官不疚於業遇
物之智有餘常先見其盈虛有化有居已而富十倍然
能用其財不似富賈人入而不出邺孤拊貧甚有恩意
蜀中賢士大夫常以君視朝中貴人以為誰之不如而
不偶如此未嘗不歎息也夫人勾氏唐安先生某人之
女能儉能勤族人宜之實配令德不幸後君三年亦卒

二男曰濈曰湜一女嫁新神泉令李瀾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君及勾夫人之喪葬於其縣之清陽鄉太常之墓次而來乞銘銘曰

齪齪小謹於民為瘝乾没大侵挾吏為姦乘時射勢得名得位吁嗟惟君以民論法法不得病民以厲御吏吏不得病民仕不出州縣其又誰怨其小者試於已然其大者齎以下泉我銘其丘以告萬年

潘處士墓銘

處士諱萃字信夫享年七十有二其先河南潘氏有諱季荀者仕唐昭宗為太僕卿兼御史中丞五嶺催勘使行部至長樂愛其山水而家焉太僕生仁杲為殿中丞世亂王氏擅閩粤皆家居不宦游殿中生吉甫入朝為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工部生衢為屯田郎治數郡有聲其甥劉夔嘗稱其外家政事雖古之良吏不能遠過也葢嘗通判黄州子孫遂不能歸也屯田實生處士嘗舉進士不能受有司繩墨因棄去當以父任得官又推

與其弟獨浮沈酒閭與人無貴賤皆去畦畛赴人急難不遺力也人或怒罵與絶從而謝之傾倒不留纖介昆弟破散父時貲産至無一錢處士未嘗以為言其處憂患如舟人安於水未嘗險焉娶國子博士李餘慶之女有才智能殖其家故處士落魄而不困生六男子鯁吉州軍事推官幼子祖述吉水尉仲丙叔匪季原皆舉進士而匪早卒二女子嫁著作郎羅紹黄岡尉萬淵孫男十有四人曾孫男女三人處士卒以元祐二年六月某

甲子葬以其年八月某甲子兆於黄岡之方步原李夫人祔馬處士孫大臨有藝學與子游狀處士平生來乞銘曰將坎石於墓前遂為銘曰

不駸駸於欲得與世異邪爵酒而不溺於酒不彫而有特操邪取予喜怒若過而皆得情而不校邪世故不驚其胷次年者而不耄邪可為智者言而難為俗人道邪

章處士墓銘

餘干章公弼狀其大父平生來告曰維大父少孤自重

居鄉黨有所不為與人立然諾不能容人之惡務於衆人中辱之得其折服後遇之如骨肉治家如官府視瞻無邪言行有物歲饑里中閉糴獨發廩取中價年七十致家事浩然肆志往來江湖林嶺間二十年不知其所以養心之術但見其臨世故逆順常自得也元豐八年七月庚戌寐不以時興家人起視之則終矣實壽九十有二公弼之父哀不勝喪故使公弼來乞銘公弼好學有文擇士而交吾友李滎德素與之游舊矣故予銘處

士諱應全字保之三世而上丘墓與予鄰邑祖淑父文初不出田間令葬餘干之晃山夫人魏氏前没三十有四年子元祖元徹早卒元長公弼之父也季曰元忠女子嫁史實曹僅史君卿董弼周彦孫十有七人曾孫三十有八玄孫二十有五元長事親孝能奉治命喪不受賻葬不踰禮既作晃山甘露降松竹其揜坎用元祐元年十月丙午銘曰

維此晃山毓竹與松小藏固安維子孝恭不疾者巳不

爭者彼其他也不懼吾知以此遺其來雲有墓孔云圖銘不朽有孫孔文

青陽希古墓銘

君諱簡字希古井研之青陽氏也青陽氏本洛陽唐末有尚書虞部郎中𠂔者官於蜀中原亂不能歸留居井研煑鹽為富人自虞部至君八世矣凡巴蜀之青陽皆以井研為宗云君曾大父寶大父昺父倚皆晏安於富饒不求仕逹至君始築書館使子弟皆就學門無留賔

終日奕碁飲酒未甞有倦容之色內外族姻待之以炊者數十家或以偽券取其金君與金而焚其券或為君行錢而負之君折其券終善遇之好讀史書每為客道前世成敗古人賢不肖亹亹然不倦又好讀律能通法意鄉鄰訟者多決於君君為道如是可如是不可多以君言解而不爭甞為書遺子孫曰禮士當盡心邮貧當盡力公法不可不畏租賦不可不時斗斛權衡入十二而出十九此富家之常必有餘殃在子孫汝輩不可不

戒觀其言可知其智矣享年七十有九人猶以爲不壽娶員氏生四男曰升賁孚革四女皆擇人而歸之後娶黄氏君卒以元祐五年之仲夏而葬以元符三年之仲冬其壟在虎頭山銘曰

顯允希古氏青陽無爵於朝德於鄉富屋實至龜縮藏君門日闢延四方舉棋行酒笑滿堂力耕無年是無傷孫曾秀孝列鴈行不嬉於廛學於黌虎頭山前松栢蒼後將築宫隧虎羊

史端臣先生墓銘

史君端臣眉山名士也諱直躬以禮義處鄉鄙壽六十而卒後十五年其子天常乃克窀穸之事而來乞銘維史氏世有版於眉山去朝廷遠習聞五代亂離其豪俊伏匿田間不樂仕宦淳化咸平七年之間李順王均再亂蜀土豪右族姓一切被害以軍職羈縻用其財史氏悉散其倉廩而自匿不汙其亂以義節稱鄉里有諱褒者及其弟襄皆登進士第人以為史氏實有陰功隱德

而褒仕至屯田員外郎贈其父昌遂大理寺丞端臣大理之孫屯田之子也直己自行不以秋毫挫於人而在親側能致其孝居喪能致其哀屯田耿介在官不聽子弟到官舍惟端臣以寡過得從容問寢膳其居里中郵內外族姻之孤恩施有終始不幸而病緩五年而後沒將沒之歲作詩喻其子以死生之說夫人成氏亦有賢行後端臣九年亦卒天常有氣節以經術授諸生多有登科者其丘在青衣之連珠岡大理君之塋次其藏以

元符三年十一月丙午銘曰

深耕疾耘有不逢年力義力仁卒老於田孝悌任恤是亦為政連珠之丘來者致敬右皆得之家傳

宋故南陽黄府君夫人温氏墓誌銘

夫人太原温氏南陽主簿字夢升之配也年若干歸于我家事尊章應禮在等夷不爭接幼少慈惠遇使令款曲夢升豪氣藐四海下筆成文章貫穿百家事辭妙見萬物情狀在南陽時自以身與闒茸俯仰心炎琰如含

飯欲畿平生與歐陽文忠公友善而文忠公譴逐犇走夷陵乾德間不能有益夢升徒呴沫相哀會陽夏謝希深來守鄧歎賞其才異甚納以禮意夢升亦自以得知已晚方盡書平生所為文歸之不幸希深下世夢升懐藁書火於柩前哭不任其聲數日夢升亦捐館舍享年才四十二夫人懐保抱攜歸葬故郡蘱苦淡薄綿四十年無以家而不慍若將墜而不悔及見子庚孫公器登仕籍而終其生以咸平庚子其没以元豐癸亥子男四

人齊敦庚變敦蚤世庚假承務郎女二人嫁通直郎余亶試將作監主簿南宫日休孫男十人公器宣徳郎知衡州常寧縣公才公槩車公範軒公弼公介公準皆讀書女若干人夫人家鄂之崇陽父諱可賢夢升諱注没之歲某月某甲子兆於嶢田之吉卜叔父謂某曰吾與庚變公器等謀銘先夫人莫宜於汝某哭再拜而銘銘曰

百夫之雄憤世而傾棄捐嫠嬰恵柔之嫠雛養懷綳迄

觀厥成終歿吾世不懟不侵以好其德音築丘嶢田其原膴膴安樂永久當身不譬福禄在爾後萬家置守謂我不信追其興也則莫余敢侮右家藏真蹟

黄氏夫人墓銘

夫人豫章黄亞夫之女天資婉嫕似不能言而婦功女德姑姊妹皆稱述之蚤孤能甘貧賤年二十母壽光李夫人以嫁進士陳禦叔武相其夫以義未嘗言家貧仕晚也事其姑樂夫人樂夫人學問明智常稱夫人事我

如我事先姑也不幸早世年三十有三樂夫人哭之甚哀一男子曰霱未免於懐樂夫人力教之令幸能知書夫人没後五年樂夫人捐館舍叔武乃克祔夫人於淮安之原先姑之墓次使霱來請銘曰夫人視予同母兄也於是夀先夫人年七十有二矣哀念夫人如新故勒銘以寄哀銘曰

怡聲柔色升堂饋食齋莊吉蠲于祖籩豆近賢遠恥相其夫子宜夀而禄乃逢不若宜夀者巳不若者天從姑

卜宅安固萬年右有石刻

程氏夫人墓銘

夫人程氏父宇青神人年十四歸同縣蔡君德永舅之黨皆稱其能敬姑之黨皆稱其能順閨闥中事雖巾幭間亦得其所持舅姑之喪也能敬能哀同里皆慕悅之夫死而三男三女未嫁娶夫人能儉能勤立蔡氏之門戶斥賣笄珥命子祥蓄息之祥奉承家政無秋毫不闗夫人以是二十餘年而蔡氏為戎州富室同里無與爭

長者家富矣命諸孫無敢不學故其孫梅楫同時與薦書而据相桓權桐椿輩皆好文學享年七十有二其沒於紹聖之元八月朞甲子其葬於元符之末十一月朞甲子其壟在南溪之鐵盤山從夫子之兆也三男子長則祥次高次祺三女二蚤卒其季壻曰陳章初夫人之王舅贊避王均之亂客於荆楚數年乃歸其伯父王朞不悅曰汝等恐懼則輕去鄉里安樂則來同生貲乎贊性剛因盡推其財策杖來客於棘道夫人之父曰本歸

蔡氏為其富也今則窶子又何從焉夫人辭曰為蔡家婦大人命也死生同之況貧富乎嗚呼可謂賢矣夫人之孫相從予學其言行可親也因以眉山石君𦣱狀夫人之本末來乞銘擇其可傳後者為誌而銘之銘曰

被服祈祈采饋于堂族姻粲然賀其尊章骨立癯癯執喪于室鄰里焦然憂以毀滅前富後貧不二其初訖於既富勤儉不渝南溪之崗毓松與柏伐山作宮壽歲千百勒銘瘞中用詔無期孫曾其興德源在兹

墓表

蔡致遠墓表

有宋族姓子能自拔於俗盡心於學其作文能不溺於俗盡功於奇死年二十六不遂其志青衣蔡致遠之墓

周景和墓表

有宋唐安山川之秀氣幼而能古文長而有立志不幸年二十而沒不盡其才晉原周君景和之墓

新津周君無晦墓表

有宋近親受寄其母之財匿不償而君不訟諸兄共析其父之田多自與而君不爭賢哉新津周君無晦之墓

李君德元墓表

有宋讀書知行其教子能命以義言純師行純表李君德元之墓道

楊君希節墓表

嗚呼有宋擇里處仁教子以義四方游士以為依歸青神楊君希節之墓

成都趙夫人墓表

成都范祖堯之母趙夫人幼孤而知詩書蚤孀而能禮義斥簪珥以教其子叔求異炊而不爭財可謂母儀婦師者耶眉山張剛名其坎曰海廩山磨誓義不渝嗚呼夫人之事夫天曠地遠倚門而死哀哉夫人之教子江南老人曰嘻盡之矣故書以表夫人之墓道俾來者致恭焉

智氏夫人墓表

有宋能貧學以詩禮授其二子綱鎮鎮文亦奇智氏夫人之墓道

崇德縣君司馬氏夫人墓表

有宋能脫簪珥資其夫入太學遂成其名不幸年二十四歲而死崇德縣君司馬氏之墓

宋氏夫人墓表

有宋為妻能令為母能慈生子堂發逢皆好文學龍游宋氏夫人之墓

呂夫人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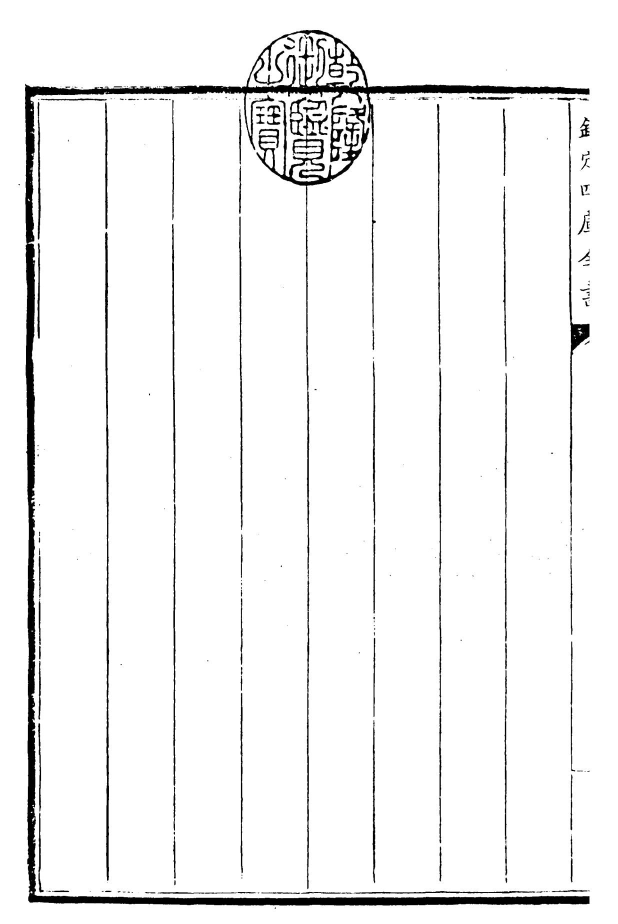
有宋五子出家一子為人天師摩耶同願力開封呂氏夫人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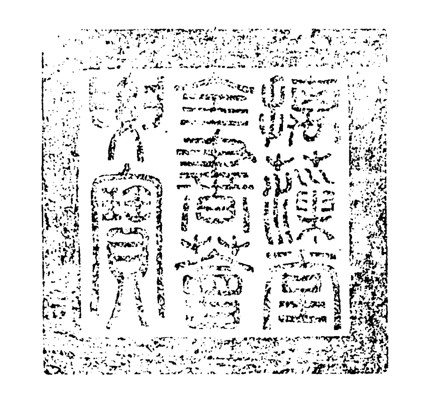
唐元夫墓表

有宋力生勤家不以累二弟使皆從進士承顔養志盡孝於後母使慈之如已出唐元夫之墓右各有石刻

山谷别集卷九

謹案卷八第九頁前八行獨不賜戰袍刊本袍訛抱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